折獄龜鑑補

折獄龜鑑補卷四目錄

猛以濟寬　夢鹿分鹿　盜環免族
解散羣盜　父首子劫　治屬吏盜
和言責盜　盜父自首　捨劫自誣
晝役夜劫　釋斫柏將　治禁兵盜
懸金購盜　解夢報仇　環棘收贓
用盜捕盜　詳黥盜面　大赦黥盜
懲牙將盜　放驢迹盜　治諸將盜
治捕吏盜　潛誌盜背　治鄰封盜
治瀕河盜　治漁船盜　減綱吏罪

杖饑民脊　盜穀滅死　斬攫敘卒
乘忿捕盜　杖無禮商　食囚知兇
廣布耳目　奪田還主　不肯文致
盜鎖易鑰　捕戲猴盜　盜斷牛舌
刑賞兩置　消鑄錢盜　力辨盜首
治黨吏盜　譎券還牛　不敢屈法
自刺誣主　譎鄰還錢　牛畏兇人
治將軍盜　散饑民盜　雪盜布誣
盜秔養母　驗契知盜　縣監盜馬
譎盜得情　以賂完糧　盜魚被殺

借斧非盜　漂舟非劫　釋囚捕盜
因刀獲犯　從蛇得屍　誣鄰舟爲盜
驗印捕盜　執盜被誣　小兒非劫
神示僧寺　誣怨家盜　繫吏誘盜
沈夫呼妻　盜冒爲醫　鄰人盜茄
吏盜一錢　甲乙共劫　販豆和熟
易履譎盜　賂奴探信　臬圍內聽供
誣富爲窩　新鄭獄　襲衣再出
舁妓出贓　老龍船戶　盜代鳴冤
誤拷庖人　斷鴨歸羣　盜祖墳木

盜官柳免刺
挨戶驗刀
誘發冢盜
瓜棚錢窖
治航船盜
廢疾爲盜
盜贓宜確
刦竊情形
究心名例
盜難翻供
治盜多端
恕乏嚴搶
分贓計數
隨馬獲犯
審石得盜
眼線不足恃
捕役誣人
刀剪傷辨
認紙獲盜
捕役刦人
老捕
重賞緝盜
因別案雪冤
仇誣盜首
輕釋盜首
女塚再刦
竊珠釀禍
翁刦媳棺
瞽者竊錢
鬼控官幕

誣控殺父　縮骨換形　泰州冤獄

棺儲盜贓　大門改犬　客盜同獲

鬼書生　盜太守　治劫盜議

審盜詳察　禁竊究窩　禁私宰弭盜

殺盜不抵命　事主殺盜例

折獄龜鑑補卷四

肅州胡文炳虎臣蒐輯

犯盜

猛以濟寬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夢鹿分鹿　列子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某今無黃帝孔某孰辨之哉且詢士師之言

可也

盜環免族　　漢書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廷尉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久之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解散羣盜　　漢書

光武時天下初定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殺害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詔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及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父首子劫　　晉書

何叔度廬江灊人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執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

治屬吏盜　宋書

宋主以李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迥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

和言責盜　　梁書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為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閤臥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一劫帥不加拷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

盜父自首　　北齊書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天保中為兗州刺史初述祖父道昭為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

其父怒曰何忍欺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年風教猶尙同

捨劫自誣　　隋書

元褒字孝整河南洛陽人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褒即引咎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何至自誣也對曰臣若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

晝役夜劫　隋書

麥鐵杖始興人也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陳太建中結聚爲羣盜爲歐陽頠所執沒爲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行劫旦還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奏事陳主曰信爲盜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後積戰功官右屯衞大將軍

釋斫柏將　唐書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

殺之狄仁傑執不可上怒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其民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

洽禁兵盜　　唐書

王播字明敭揚州人爲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
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
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
一切呵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

懸金購盜　　唐書

李愿隴西臨洮人西平王晟子也元和初爲夏州刺史夏
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
者告愿愿以狀牓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
牓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羣不待告罪當死敢以良馬
一匹贖罪幷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

內嚴肅

解夢報仇　　增智囊補

謝小娥嫁爲段居貞妻其夫與父同舟爲商爲盜所殺小娥墮水爲他舟所救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猿門東草又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所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元和中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泊舟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爲李述之李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車中猿者車中乃申字申非屬猴乎草下有門門中有

東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一日是春字其爲申蘭申春可明矣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春於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日以謹信自効蘭寖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年伺其便他日蘭盡集羣偷釃酒蘭與春醉臥於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乃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

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環棘收賊　　唐書

羅珦越州會稽人曹王臯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遷累副使臯卒軍亂刼府庫珦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俾投所刼庫物一日皆滿乃貸餘黨召爲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珦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

用盜捕盜　　唐書

崔安潛字進之尙書左僕射從子也爲西川節度使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

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丹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散逃他境

詳黥盜面　　五代史注

李簡上蔡人有膽勇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先是江都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爲簡獲者必詢其部分姓名所盜之物盡黥其面於是寇竊乃息

大赦黥盜　　文獻通考

開平元年赦亡命背軍髡黥刑徒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越其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爲盜大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懲牙將盜　　五代史

張錫福州閩縣人梁末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於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

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於法

放驢逐盜　　五代史補

慕容彥超素有鉤距兖州有盜者詐爲大官從人跨驢於衢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爲汝上白於王以請値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廄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於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放之必奔

歸家但可躡蹤而覩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於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闖之欣然出覗遂擒之

治諸將盜　宋　史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本名訓周顯德中爲淮南節度使先是王師久駐維揚諸將趙晁白延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命競掠子女玉帛至有劫人之父夫彊取人之妻子者人情大懼及訓到鎭戮其不奉法者數人方稍整肅

治捕吏盜　宋　史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

定節制晉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爲廂虞候部民有被刦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

潛誌盜背　宋史

高繼宣字舜舉蒙城人太尉瓊子也爲益州都監值元夕張燈知府辯奎戒以備盜繼宣乃籍惡少飲犒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

治鄰封盜　宋史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不閉戶嘗有使客亡囊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

治濱河盜　宋史

初程顥以議新法不合罷爲鎭甯軍判官曹村埽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鎭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

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貸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

治漁船盜　宋史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

減綱吏罪　宋史

符惟忠字正臣天雄節度使彥卿曾孫也爲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瑊繩下急漕米數不足綱吏卒率論以自盜惟忠爭曰在法欠不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八石即當坐徒矣瑊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職有當辨非抗也瑊益怒惟忠爭愈力如所議乃已

杖饑民脊　　宋史

京西饑饑民相率持杖投劵富室取其粟皆坐强盜棄市知秦州張槩獨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飢取餱糧以圖活命耳宜悉從末減不可與

強盜同科

盜殺減死　　宋　史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爲彭州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貰之乃率厲將吏脩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改知虔州會歲大饑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得生者千餘人

斬攫釵卒　　宋　史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舉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

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

乘怠捕盜　　宋史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四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敗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擢知忠州轉運使將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

副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

杖無禮商　　宋史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爲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於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緘以薦遷秘書丞知英州儂寇圍廣城緘奮曰廣去吾州近危而不救非義也卽募士數千委印於提刑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士人黃師宓爲賊謀主緘禽斬其父復捕殺羣不逞爲盜者六十餘

人招詿誤六千八百人使復業屢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畧物

食囚知兇　　宋史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爲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之使食甲食之旣乙不下咽詰之果殺人者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煦性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卽邀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廣布耳目　　宋史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歷知越州徙杭州明於吏治令行禁

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善遇僚寀皆樂爲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盜夜入其雞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邁迎語曰昨夜食雞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

奪田還主　宋史

李先字淵宗許州臨潁人工部尚書兗從弟也爲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爲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

不肯文致　宋史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登進士爲華陽尉有盜殺人幷母而不獲縣欲文致二人以逭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而自貸者已而獲盜

盜鎖易鐍　　宋史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以蔭爲供奉官知代州遼遣諜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鐍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遼誅諜者

捕戲猴盜　　宋史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

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

盜斷牛舌　　宋　史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也訊之具服

刑賞兩體　　宋　史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卿無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溫卿漫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倘聽其蔓詞懼爲株連

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擢大理少卿出知瀛州邊人呂㦸兒入尨橋爲盜吏執之遼人因掠宋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爲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與之鬭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爲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擯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畧而不問從之

消鑄錢盜　　　　　　宋　史

胡交修字已楙常州晉陵人爲刑部尚書論汀州甯化縣

令冒殺無辜追逮凡六百人若俱待其至瘐死無算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詔如其言朝議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甯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夾錫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贋僞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

力辨盜首　　宋史

徐應龍字允叔爲湖南檢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

妄指逸者為首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授其逸盜於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列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博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知瑞州

治黨吏盜　宋史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為湖南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彊賊劫殺平民首吏受賕而左右之斯得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

太學生馮煒等諜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於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硬漢安得有是改禮部郎中

譎券還牛　宋史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爲泰興令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與主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租則曰牛鬻久矣了累訟於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於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乃召二句者勞而語

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鞫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遺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句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

不敢屈法　　宋史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官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潮者皆信奉之前守至州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卒穎至廣州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猶蠢然蛇耳遂

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穎爲人正直剛果博學彊記吐辭成文讀者驚嘆臨政善斷不畏彊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刼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改容

自刺誣主　金史

孫德淵字資深與中州人也調沙河令民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

譎鄰還錢　金史

移剌斡里朶一名八斤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官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於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於州斡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詰之曰汝鄰已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都人駭服

牛畏兇人　　金史

李復亨字仲修榮州河津人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鱗馬血火煅

之則刃靑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伏

治將軍盜　金史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調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戚號難治有五將軍率家奴刦民羊特立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温言誘之曰將軍宅豈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闔境肅然

散饑民盜　金史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官萬泉令屬蒲陝苦饑羣盜

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卽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牓曰
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
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

雪盜布誣　元史

董文忠字彥誠藁城人官符寶郎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
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殺以懲衆文忠言今刑
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豈可因人一言遽
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
滿分覆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
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

危急若蓋爲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不受

盜粇養母　　元史

詔進鐵哥尙膳監有食尙食餘餅者帝怒鐵哥言失餅之罪在臣食者無與內府日用圓米計粳米一石僅可得四斗奏自今非御用請止給常米帝皆善之進司農司達魯花赤嘗從獵有獵者射兔誤中上駝駝死帝怒命誅獵人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矣亟釋之毋爲史官所書庚人盜鑿粇米牧人盜割駝峯罪皆當死鐵哥鞫之入言於帝曰庚人母病盜粇欲食母耳生割駝峯誠忍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

驗契知盜　　元史

劉正字清卿青州人爲戸部令史時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大都轉運司負課銀五百餘錠運使四人皆被逮及聚本路歲入籍實無負故獄久不決正知其寃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領課文契七數適相符驗字蹟皆司庫辛德柔書卽白尚書捕鞫之辛具服盡償所負課四人得釋

縣監盜馬　　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人歷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有

愬於道側者問曰得無訴臨縣奪汝馬乎其人曰然臨縣伏罪吏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譎盜得情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世祖時爲海甯主簿浙東大侵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恆出鈔道爲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合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驍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

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羣嫗聚浮屠氏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延祐初轉兩浙都轉運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兄妻愛之紿言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叱之去未幾長孺治他盜令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至辯甚力詰曰爾家故有是何謂誣兄叩頭曰誠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呼其弟還之

以賂完糧

元史

曹伯啟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官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爲欺罔累贓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爲之游言最後伯啟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官爲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爲鈔五百餘萬緡糧遂足

盜魚被殺　元史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歷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忽一船飄近岸有史甲者取鹵海濱見船無主因取其篙櫓船中有二屍旁觀者指爲史所殺史儲富民高家史旣

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人回自海口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其寃始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賚錢撲殺之投屍水中走告曰頃獲私鹽犯畏罪赴水死師泰驗其屍有傷具得裕殺人狀以故治行爲諸郡第一

借斧非盜　　　　元史

荅里麻高昌人官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鬧逃去有司逮同會者繫獄歷歲不決荅里麻曰殺人者旣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詿誤無罪而反桎梏邪悉縱之遷燕南道廉訪使行唐縣民斫桑道

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盜同下獄耆里麻原其未嘗知情卽縱之

漂舟非劫　　明史

陳灌字子將廬陵人元末世將亂環所居築場種樹人莫能測後十年盜蠭起灌率武勇結屯林中盜不敢入一鄉賴以全太祖平武昌灌詣軍門謁見與語奇之除甯國知府時天下初定民棄詩書久灌建學舍延師選俊秀子弟受業訪問疾苦禁豪右兼并創戸帖以便稽民帝取爲式須行天下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護瀕江田百姓咸賴有坐盜麥舟者論死數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鬨

取之非謀劫也坐其首一人餘悉減死

釋囚捕盜　明史

羅性字子理泰和人爲德安同知有大盜久不獲株連繫獄者數百人性至郡悉出所繫約十日得賊郎盡貸衆叩頭願盡力七日果得嘗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會方賦鐵造軍器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吾何預焉悉以充賦而民獲免

囚刀獲犯　明史

劉季箎名韶以字行餘姚人爲刑部侍郎河陽逆旅朱趙二人異室寢趙被殺有司疑朱殺之考掠誣服季箎曰是

非夙讐且其裝無可利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民家盜夜入殺人遺刀屍傍刀有記識其鄰家也官捕鞫之鄰曰失此刀久矣不勝掠誣服季颺使人懷刀就其里潛察之一童子識曰此吾家物盜乃得

從蛇得屍　明史

葉宗人字宗行松江華亭人官錢塘知縣縣爲浙江省會徭重豪有力往往搆黠吏得財役貧民宗人令民自占甲乙書於冊以次僉役役乃均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爲爾理蛇卽出遣吏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按察使周新廉介吏

也先重宗人一日伺宗人出潛入其室見廚中惟銀魚腊一裹新𦾔息攜少許去明日召宗人共食飲至醉用儀仗導之歸時呼爲錢塘一葉淸

誣鄭舟爲盜　　　　明史

嚴本字志道江陰人歷官大理寺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無故縱之文卽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槪入重比虞謙踶之悉爲駁正莒縣屯卒奪民田民訟於官卒被笞夜盜民驢民捜得之卒反以爲誣擒送千戸民被禁死法司坐千戸徒本曰千戸生則死者冤矣遂正其故勘罪蘇州衛卒十餘人夜刼

客舟於河西務一卒死懼事覺誣鄰舟解囚人爲盜其侶往救見殺皆誣服本疑之曰解人與囚同舟爲盜囚必知之按驗果得實遂抵卒罪本立身方嚴非禮弗履其使徽也知府送酒肴亦不受年七十八卒

驗印捕盜　明史

周新爲浙江按察使甫入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鞫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鞫實磔僧

執盜被誣　　明史

李驥字尙德郯城人知新鄉縣招流亡給以農具復業者數千人內艱去官民相率奏留者數四不許服闋改知東安事有病民記奏於朝罷免之有嫠婦子被狼齧死訴於驥驥禱城隍神深自咎責明旦狼死於其所尋授御史巡視倉場軍高祥盜倉粟驥執而鞫之祥父妄言祥與張貴等同盜驥受貴等賄故獨罪祥刑部侍郎施禮遂論驥死驥上章自辨帝曰御史旣爲盜安肯納賄命借都察院再訊驥果枉帝乃切責禮而復驥官其年十一月擇廷臣爲郡守奉敕以行驥授河南知府河南境多盜驥爲設火甲

一戶被盜一甲償之犯者大署其門曰盜賊之家又爲勸教又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遺

小兒非劫　明史

莫愚臨桂人由鄉舉知常州郡民陳思保年十二世業漁其父兄行劫思保在舟中有司以爲從論當斬愚疏言小兒依其父兄非爲從比令全家舟居將舉家坐邪上命釋之謂廷臣曰爲守能言如此可謂有仁心矣

神示僧寺　明史

黃紱字用章平越人累官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前紱曰此必有冤吾當爲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

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城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沈之塘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室中紱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毀其寺

誣怨家盜　　明史

汪舜民字從仁婺源人官雲南屯田副使淮揚大饑奉命振濟用便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亡復業者八千餘戶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已成獄舜民廉得眞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禱不應躬莅福州獄釋枉繫輕罪者所部有司皆清獄遂大雨

繫吏誘盜

明史

張淯字希古桐城人爲永康知縣吏民素多奸黠連告罷七令淯至日夜閱案牘訟者數千人剖決如流吏民駭服訟浸減凡赴控者淯即示審期兩造如期至片晷分析無留滯鄉民裹飯一包即可畢訟因呼爲張一包又謂其敏斷如包拯也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以屬淯淯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淯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得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淯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淯乃令他役詐告吏負金繫吏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

代繫而已出營貲以償十八聞亟往覘婦因醉而鬻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

沈夫呼妻　增智囊補

潮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貿易趙妻孫氏不欲夫行已鬧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處沈趙而復詐爲熟睡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彼出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周驚異與孫分路徧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因具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

曰叩門便呌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又呼其舟中水手鞫之吐實潮乃服罪

盜冒爲醫　　　　增智囊補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宂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有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已大焉盜潛入奔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呼曰

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鄰人盜茄　　增智囊補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開圃時鄰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於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謂鄰人曰汝眞盜矣果爲汝茄肯於方長時竝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吏盜一錢　　增智囊補

張詠知崇陽縣時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堦斬其首

甲乙共劫　　增智囊補

錢濼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濼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濼乃移甲於大門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紿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紿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濼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販豆和熟　　增智囊補

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牒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豆者和少熟豆其中夜過寺門復劫去令捕

兵易服就寺僧貨豆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羣盜屏跡

易履譎盜　　增智囊補

王世貞備兵青州官校捕七盜逸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跽堦上其足躡絲履盜數後竊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使隸代之而易其履以入盜不知其易也即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即釋縛者

賂奴探信　　增智囊補

京師有盜刼一家遺一冊曰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

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云云凡二十條以白於官按冊捕至皆跅弛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譯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藉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贓所在良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云天亡我也遂結案待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沈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象馬耳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鞫數次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之髯辭無他卽呼取炮烙具髯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許酬我百金乃知所發贓皆得報背瘞之也髯

請擒盜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

臬闥內聽供　　　　增智囊補

王陽明爲知縣時賊首王和尚扳出同夥有多應亨多邦彥者驍悍倍於他盜招認已久忽一日應亨母於兵道告辨一紙批準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陽明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訊頃誠皁隸報實賓館有客公即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爲汝辨脫三盜見事已洩皆惶遽不復言惟叩頭請死

誣富爲窩　　闕名

康熙年間傳澤洪知揚州府嘗獲一大盜盜首扳西鄉吳某是窩家求拿來對質傅公問明年貌住處當有捕快跪上堂稟發籤拘審公言堂上如此明供此係大窩家倘差拿必然走風逃脫本府自另密拿且將盜收禁遲數日坐堂將盜提出近座前卽呼皁頭到宅門耳房內將吳窩家鎖出面審盜堅扳吳某云某某財物現在你家吳某堅不承認兩人爭論多時公向盜笑曰此人是本府衙門家僕因汝扳西鄉吳某本府隨卽密訪彼乃安分良民只爲財富並非窩家因將盜夾問是誰唆扳盜方供出某捕快教

如此隨將捕役重責枷號

新鄭獄　　　聊齋志異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兩攜錢五千文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錢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遥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張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冤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皁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即以銀

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既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不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梏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已及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貲未歸乃責甲押償之

襲衣再出　　聊齋志異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夜

被穿簷席卷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俱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竝無行裝公曰此眞盜也二人詭辨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故密著之而屢出也

异妓出贓

聊齋志異

于中丞爲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床上有三四健

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為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至夫家公行三四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劫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盜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為死者雪恨公叩關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

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人皆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竝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爲盜也

老龍船戶　　聊齋志異

朱公徽蔭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寃狀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見屍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尙欲發牒行緝追投狀既多遂竟置而

不問公莅任稽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吏不知其幾何公駭異慘怛籌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潔誠熏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巳而變食齋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搢笏而入問何官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巳而退旣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爲船壁上門爲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粵公早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伏蓋刼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

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沈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沈於水寃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懽騰謠頌成集焉

盜代鳴寃　　　　　　寄圜寄所寄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爲劉𤏲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爲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獲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參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衚衕有强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清矣夜戶可無閉矣且吾告

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乃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淩遲家人斬豈不冤乎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爲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

誤拷庖人　　寄園寄所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備加考掠輒誣服及索瓶無以應迫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

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下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繈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寃民多矣

斷鴨歸羣　寄園寄所寄

有失鴨數十者控於休甯廖令騰煃廖曰近有來求鬻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晉來踪跡之鴨具在金强辨不服廖悉取兩家鴨雜於堂命各呼之金呼之不應失鴨者以竹竿呼果成羣而走且曰吾鴨有火絡印左掌驗之果然其中一鴨不應呼且無掌印金執以狡辨廖曰爾積竊也

憎人覺故買一他鴨雜其中耳金赧服責而還之

盜祖墳木　　王友亮

乾隆乙巳春余官右司有某甲者盜伐祖父墳木二株論如律吏白當刺字余曰律無是也吏曰誠然頃浙江司某乙事同問官比照竊盜例已刺之矣滿主事惑焉余曰不然子孫盜祖父財祖父撻諸家而不號諸市者弗忍彼以盜名也盜死與盜生奚以異且律止杖與荷校殆謂盜祖父與盜他人有間雖痛懲其不肖猶冀悔於將來今加以黥則成其為盜矣無乃傷已死之心絕自新之路乎夫法非可意為增減者也愚民無知苟誅隱以求深比照不孝

戮焉惟命又奚恤乎肌膚滿主事曰君言大是雖然某甲某乙皆貧無賴後必復犯復犯而稽前案大司寇必是刺者吾與若當被議請分任之逾年果如所言吏部議各奪俸六月而續纂刑例遂增不得以贓少罪輕免刺之條予在秋曹六年同輩中議論寡合此公豈易得哉主事名五泰靜齋其號也

盜伐官柳誤刺字述　姚文然

康熙十一年四月有盜伐官柳一株人家被拏到部斷照贓一兩以下杖八十刺盜官物三字是日回署猶後偶與陝西司正郎王明德論律及盜園陵樹木一條其罪重至

於皆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於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然
而律不言刺字蓋免之也按律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
看守器物者並計贓準竊盜論免刺發塚條內其盜取器
物甎石者計贓準凡盜論免刺大意與此同及歸查箋釋
盜園林樹木條例下註云除擅入山陵間毀伐樹木本係
官物者加計贓準竊盜論一語遂再四徧查至戶律田宅
棄毀器物稼穡等條下凡棄毀人器物及毀伐樹木稼穡
者計贓準竊盜論免刺官物加二等讀至此喟然長歎初
以謂竊盜之條不過就本律查看誤以爲官樹卽官物耳
豈能知毀伐樹木係官物加準竊盜贓上二等乃在戶律

田宅之條哉準者不在刺字之限而一時誤刺之三次竊盜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刺一字是去人性命三分之一也可忍言哉愚嘗謂新任官初到署半年之內不應用意剖斷一事蓋恐誤也而今自蹈之罪戾可勝言哉次日入署再同滿漢諸君子細考詳議僉以爲仍照律爲是又遲至本月十三日又遇有數人人各盜伐柳栽一根公議照準竊盜贓一兩以下杖六十加二等杖八十而免刺

挨戶驗刀　事友錄

丁亥正月予赴萊州夜夢人語及官莊覺而署中健步至稱新店有路死人予星夜回即往屍場先觀村莊遠近官

莊北距里許纔看各地上形跡乃看屍仆溝中頭西腳東岸無滾屍痕下溝行有數人腳跡東走數十丈乃有口命轉屍仆處血一塊頭面有多刀傷命舁至平明處細驗索各樣刀比對則剮魚刀也訊地保則曰某日某拾糞溝岸駭見屍以告小民民具報他不知今已五日無屍親識認濱海戶業網販家固有魚刀也時觀者如堵飭斂訖令曰予欲赴各莊查門牌人各回家持牌聽點毋得一人不出陰令數役赴官莊四面瞭望有逃者執以來隨由莊東起每點一戶必盛氣怒目厲聲詰問點畢卽令取魚刀來連點十餘戶皆從容呈刀及至陳傑門與其叔出跪卽驚

慌詰之則發抖噤不能一語索其刀則曰無無乃曰汝匿刀郎汝殺人帶其叔姪隨輿行人多竊相語曰怪他數日閉酒店到處去老爺眞包爺至署坐籤押房屏書役隔別細問語以屍似盜殺盜無大罪解其胸有拳爪傷傑乃供云我夜半聞撥門聲急起披衣摸魚刀開門忽一人迎我胸打一掌我幾跌郎迎其面亂刀砍其人倒地叔亦驚起同我抬移溝內歸剗其地血詰其刀曰藏在某處因急呼馬令數役帶傑走五十里至其莊獨傑家閉戶內有諸婦女哭聲令傑呼其母開門母驚曰兒回來了開門見官郎驚跪淚溢面傑顧曰母無恐老爺說我無大罪郎自往取

刀出刀現血痕燒之益眞乃以賊拒捕格殺勿論定其案

譎發冢盜　　　　厲秀芳　夢談隨錄

北鄉有盜冢案報驗塊然一屍暴於棺外不勝慘然乃大語於衆曰是罪當杖四十吾必杖八十以洩衆憤知風報信賞若干人贓並獲賞若千未幾卽有以形跡可疑者來告捕往捉之贓物具在下獄擬絞其告者曰吾向以爲杖罪而不知爲死罪也是吾以數十貫賞錢而喪其一命也悔甚蓋余方驗時卽意是本村窮民所爲必非遠盜不然焉有白晝甫埋而夜卽被刦者乎甚或是盜在塲閱驗未可知也吾故大言之俾知僅杖罪不遠颺矣而告者以爲

杖罪則亦無妨來告以邀賞矣是皆余以意爲之而果竟歷歷不爽也

瓜棚錢窖　　夢談隨錄

有童子數人竊瓜事主獲於案下乃不呈告竊瓜而謂盜其錢三十千童子不服余詰事主曰錢藏何所曰瓜棚余曰瓜棚一隙地耳焉有不藏於家而置之野田草露中乎曰窖之也余頷之次日公幹下鄉迂道過其地猝傳地保勘窖弗得余曰窖且烏有焉得有錢童子竊瓜則有之盜錢則未也昨以其口饞掌責之今爾誣栽奈何杖之於野夫天下可疑之事非躬親之不可若我以爲可疑而彼或

果有其事是以疑人者誤人矣故余昨者明見爲可疑而未敢徑斷也必躬親其地而後斷之然早告以往勘則奮早僞爲之而疑終不能釋矣

治航船盜

王應奎柳南隨筆

明季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死生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吾邑陳公虞山爲浙江按察使聞其狀甚惡之遂潛行至江頭僞爲問渡者既解維至中流則舟子惡狀果如所聞公乃曰陳按察新政甚嚴汝輩獨不畏乎舟子曰政雖嚴那見有煮人鍋也公既歸署則下牒錢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設竈置十大鍋從

壁後爲竈門謂舟子曰此非所謂煮人鍋邪舟子乃悟向者問渡之人卽按察公也遂匿舟子於鍋中而呼其妻至謂曰竈門有十不知何鍋有汝夫在任汝擇一燒之幸不幸關乎命數無怨我也迨舉火則適於其夫所匿之鍋於是遂死

廢疾爲盜　夢痕錄

胡公署臬篆招余相佐崇明有盜右手廢而以左手開棺縣讞依律擬軍收贖余意左手旣能爲盜自未能照廢疾減罪第廢疾收贖法外之仁又不忍遽以私意創改成例且安知非以此人律得收贖因而推以爲首遂託故告辭

後果奉部駮不準收贖

盜贓宜確

佐治藥言

罪從供定犯供最關緊要然五聽之法辭止一端且錄供之吏難保一無上下其手之弊據供定罪尚恐未眞余在幕中凡犯應徒罪以上者主人庭訊時必於堂後凝神細聽供稍勉强卽屬主人覆訊常戒主人不得性急用刑往往有訊至四五次及七八次者疑必屬訊不顧主人畏難每訊必聽余亦不敢憚煩也往歲壬午八月館平湖令劉君冰齋署會孝豐事主行舟被劫通詳緝捕封篆後余還里度歲而邑有回籍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

爲劫案正盜冰齋逐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劫贓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布綵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晩屬冰齋覆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輸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背書然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心竊疑之次晩復屬冰齋故爲增減案情隔別再訊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歧異至有號呼訴枉者遂止不訊而令庫書典稅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雜以事主原認之被屬冰齋當堂給認竟懵無辨識於是提犯研鞫僉不承認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訊

及刼案信口妄承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己物裁製有人即其本罪亦不至於死也遂脫之越二年冰齋保舉知府交卸進省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起贓主認冰齋赴蘇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闔署譁然謂余枉法曲縱不顧主人考成余聞之辭冰齋冰齋勿聽余曰必欲余留止者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贓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冰齋不爲動至是冰齋語余曰曩力脫盛大君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罪吾不當絕嗣耳蓋余自此益不敢以草供爲據矣

劫竊情形　　　　夢痕錄

余在平湖縣劉明府國煊幕適嘉興守鄒公應元命劉訊慈谿沈氏一案而該縣申文與事主報辭異鄒公疑爲劫劉君力言未允余爲鄒公言內河寬五六丈者纜數船東岸遇風纜斷而飄西岸則數船必不能連檣如東岸無尺寸後先況黃盤爲外洋無津涯今事主之辭以爲三船同漁一處被風飄至黃盤又同泊爲三盜船同時搶劫當無是理鄒公爽然改容詰事主則兄弟三人始雖同漁旣遇風飄失各不相顧林好等十五人各竊各船初非同謀亦非同行案遂定顧兩撫軍謂洋匪宜重創雖搶奪亦當援

强盜律治之幕中賓皆託故去兩撫軍專令鄒公承辦鄒公聽余定爰書晝夜草凡十數易擬林好絞餘十六人及續獲七人流徙杖笞各有差牽致者一無與焉

究心名例　學治臆說

一部律例精義全在名例求生之術莫如犯罪自首一條余初習法家言鄒邑拏獲私鑄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結越二年逃者獲訊不承爲首例提從犯質鞫犯已遣戍諸多掣肘適松江友韓升庸在座謂可依原供而改捕獲爲聞拏自首則罪仍不死案卽可完鄒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輸供余心識之後遇情輕法重者輒襲其法所全

頗多曩於佐治藥言曾記刪改自首之報辛亥寓長沙閒綴宿盜首楊辛宗在逃知官中比其父限交辛宗乃赴案投首司讞者謂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準援減仍擬斬決余旋卽歸里未見邸鈔不知部議云何竊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經破案者言也事發在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經到官之先者本無加罪仍得減本罪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議覆蘇臬陳奏定例聞拏投首除盜犯按本例分別定擬外餘犯俱於本罪上準減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緝而言故云聞拏也楊辛宗事發在逃聞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蘇

梟所奏雖無悔過之心尙存畏法之念者而多一不忍累父之心似可矜原按本例免死發遣未爲曲法而曰與未經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聞拏自首科減鄙使楊辛宗避罪遠颺不顧其父之比責偷生遲久被捕弋獲亦止罪干斬決不致刑更有加繹讀讞詞殊切耿耿近日讀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輒手錄以供摹仿在楊辛宗死何足惜萬一聞拏自首之律例不可徑引則凡案類辛宗之被緝而事非强盜者亦將棘手狐疑況原讞云楊辛宗因事主家止婦女輒向事主囘罵臨時行强被指名緝拏其投首在夥犯獲

後不準援減查辛宗劫止一次並未傷人覩兇刼傷主之盜首尙屬倩事較輕特以首在被緝之後仍擬斬決恐將來援以為準從此盜首總無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聞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緝緊急比及父兄子弟動於一時天性之恩到官伏罪如併此一線天良而絕之則在逃之犯更無自首者聞拏自首之例幾成虛設矣案非手辦事閱九年疑竇在胷終難自釋因論治術商及律例願以正之高明

盜難翻供

蘭茗館外集

遂甯張船山先生問陶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上官

皆優容之會長白某公巡撫山東先生來謁公謂其無禮
銜之語方伯曰張守書生結習未除太守爲一郡表率渠
能勝任耶方伯與先生同年契好因曰張守雖書生聞尚
不誤民事時有劇盜屢斷屢翻承訊官皆莫可如何公曰
君謂張守不誤民事如某盜渠能定讞當卽令其旋任否
則將登白簡矣方伯唯唯出語先生問君能定此讞否先
生曰能方伯商諸廉訪卽延先生至臬署問幾日可以了
結先生曰此細事三日足矣又問需何刑具先生曰刑具
俟用時再議所最要者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紹興佳釀
一大甕藉此聊助舌鋒衆笑曰諾詰旦先生至臬署客廳

箕坐炕上几置金華精脯階置紹興佳釀一僮煖酒一僮執壺一書吏在旁錄供先生左手把杯右手翻牘呼盜使前問曰汝郯城人耶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居鄉乎居城乎曰居城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母俱亡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長也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次年十三也汝家何業曰無所事事也斯時方伯與廉訪在屏後竊聽以爲先生必能摘奸發覆不料所問皆與原案無涉恐不能了結深以爲慮越日先生至臬署又問盜曰汝郯城人耶盜曰然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鄉有父母乎曰小人父早亡母下

堂矣有兄弟乎曰有兄弟三人小人其次也有妻子乎曰一子一女皆孩提也汝家何業曰務農爲業諸公俱竊聽以先生所問與昨無異益復匿笑第三日先生至臬署依舊問盜曰汝郯城人耶盜曰然年幾何矣曰四十有一居鄉乎居城乎曰時而居城時而居鄉有父母乎曰小人有母年逾七十矣有兄弟乎曰小人兩兄皆亡故矣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尚在抱也汝家何業曰無田可耕或漁或樵也先生乃命將酒脯徹去集皁隸刑具而語盜曰我閱案牘前承審各官所讞一一屬實汝何屢次翻供也盜曰小人實係負冤尚求矜察先生拍案曰人謂汝狙詐實爲

不謬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汝三日所答前後迥不相符瑣事尚如此反覆況正案耶汝果從直吐實尚不失爲好漢若再强辯我卽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證汝之反覆雖嚴刑處死亦不爲過汝宜自忖毋自討苦喫也盜猶欲辯先生叱左右速用大刑斃命勿論盜急叩頭吐實誓不再翻先生立命畫供其案遂結方伯復命某公某公嘆曰名下固無虛士不謂張守有才如此今而後不敢輕量天下士矣

治盜多端　　先正事略

趙清獻公廷臣涖浙八年多惠政而折獄尤敏有訾者入

屠者室呼無人竊其簀中錢而走屠者追之則搏膺而叫曰天乎彼欺吾瞽而奪之錢也公令投錢盎水中見浮脂以錢還屠者有殺人者旣誣服矣公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必寃也戒吏更求之得眞殺人者夏大旱山中人皆言魃至丹顏赤髯絳衣冠入門輒失財物公笑曰非魃也令邏者伺之遂獲盜

恕之嚴搶　先正事略

吳宮保熊光由河南巡撫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公牒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當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弗理

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予口糧旣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即日受詞駢梟之

分贓者應以所知數坐罪　先正事略

孫淵如先生星衍爲刑部郎中時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罪應流先生謂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贓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先生曰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

卒減徒

隨馬獲犯　先正事略

汪蛟門懋麟官刑部主事時有城南武某以車一馬一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之貴利其貲殺之以車載屍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屍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諸官謂劉殺其子蛟門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徵行縱其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衝戶入郎令收之貴一訊而伏時驚以爲神

審石得盜　先正事略

彭永思知楚雄縣精於治獄某官解餉至省會破鞘得一

石失銀二百兩適君至省繫騾卒屬治之君察石有蟲窩非道塗物可無向卒求也因以手量石問曰石輕於銀爾騾負銀左右輕重必均幾日曾欹否卒悟曰某日出某店即欹君曰吾歸途當察之歸載石輿中途遇石相類者輒取之計已十數矣皆不甚類至某店從屋後得石絕類乃暗置袖中縱騾夫歸呼店主及某官從者曰今日但看我審石取十數石令自比較皆曰不類徐出袖中石示之曰類乎則曰類君笑曰此石何以出爾屋後也乃頓服蓋店主與某官從者實同盜銀

眼線不足恃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八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鎮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丁作爲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將督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火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郎提犯反覆訊究擰耳跪練熬審二日竟無一詞呼冤而已余心疑之問來

勇曰伊等既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焰迷漫爾何從辨爲斫人者爲釘炮眼者如是之眞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鎭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雖於烟焰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弁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弁遂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匯令葉君顧之有能名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謂此三人寃而無奈弁勇執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鎭劉總戎啟發帶爲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

當日即於玻璃肆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猪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猪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駕其船以行劫行數日盜稍倦陳來乃勸盜首釋舟人俾搖艣行劫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猪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舟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放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眞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弁與來勇共脅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顧狡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翼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

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土棧並錢店尚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耳乃令陳來視前所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勇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是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鎮則稟制府謂此三人是眞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率陳來捕首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留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鎮持之堅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

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而成招則又必令其供出羽黨輾轉株連寃死者不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線其足恃乎顧弁勇所以必欲誣陷廣勇者其故終不能明後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甯之後署制軍何公又與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蔣太守均悉其寃而爲線勇所持終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甯承審各官所得寃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線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

案之實在情形一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於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甯時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爲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得知之方伯研訊眞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實供既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

捕役誣人　　庸閒齋筆記

無錫有一盜案屢承屢翻而贓據確鑿卽發審諸委員亦以爲眞盜也廉訪應敏齋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詰再四事主但認贓爲據公因取贓衣反覆

視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耶對曰然卽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恰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無一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强之承復囑事主强之認冀逭其責耳後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之去曰以後終當爲爾得盜毋代捕役誣人也

刀剪傷辨　　　　庸閒齋筆記

余任青浦時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織成尚未取下有遠鄰人窺見之夜入其

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主亦泅水執之賊遑遽以刀劃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刃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刃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刃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實其爲刃並聲稱若不審定是刃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思攜刃傷主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詞而認爲剪也余飭差弔取其剪比對傷痕實屬不符而賊刃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鄰里皆云刃經賊擲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鄰里各具刃傷切結以衆供

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懇求寬釋余置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刃余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贓未入手而拒捕者絞監候逾年則減等贓已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於情實而不減等此案布尚未剪則贓未入手也若擕事主之剪則贓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贓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嘗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真是例之細處若使爾日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

謎紙獲盜　　吳琦符　客窗閒話

鄧太守蜀人也以鄉勇平苗寇例授三品武職鄧願改文遂以知縣用分發浙省補石門縣石門係衝要號稱難治鄧區畫裕如一日有紙貨船停岸報失紙數十綑求緝鄧曰此必船戸所盜失紙者究詰船戸船戸不服復相持至官鄧止二人候訊頃出差票數十命役將城內外紙舖各鎖一綑至人皆詫異俱往觀鄧命閉二門使不得出須臾陞堂問船戸紙上作何記號曰不知問每綑值錢多少曰不知問失紙者曰幾綑有某字號幾綑又有某字號總共有本商字號鄧曰舖貨俱在汝自認之失紙者曰某某非某某號固是也按號招舖戸曰爾等與船戸朋比爲姦當

受何罪舖戸曰實不知盜貨因貪廉價故售之問售自何人指船戸曰此人是也遂照數起還原物併追船戸所得錢分歸舖戸責船戸杖百枷示失物之處合境皆稱神明倅滿陞府貳尋擢太守

捕役刼人　客窗閒話

吾郡卞雅堂先生斌領郡毘陵甚著能名某年嘉平月底南門教場中一男子爲人謀死武進令驗畢弔苦主至詢以死者何事進城因知其人家有養媳將以除夜成婚先期進城製備喜事所需諸物身邊帶有佛番數十元趁晚歸家不圖中途忽遭此厄也教場地僻四無居人武進令

遣役四出偵探迄未得兇手主名入春後雅堂提案至府躬自研究并遣陽湖捕役協緝而亦毫無端緒繼而念陽武捕役不足恃密往江陰弔捕役六名至召入私室厚賞之而語以故捕請予半月限許之城隍廟兩廡所塑土偶有名邱缺鼻者陰役之最靈者也捕出市香燭至城隍廟禱之夜臥廡下夢缺鼻告以喫狗肉三字醒思喫狗肉者乞丐之所爲也教場中有閱武廳羣丐棲身之地也神以此三字示之得非欲我等於乞丐中求之乎次日共易敝衣市一狗並酒一壺攜至閱武廳煨而食之俄有數丐至延與共食相對極歡次日益多市酒脯而丐之來者亦益

衆數日後彼此浹洽披肝瀝膽略無隱諱一捕乃於醉後佯言曰吾輩以乞爲名耳若專效伍大夫吹簫故事何處得如許錢供醉飽一捕鼓掌和之曰誠然吾輩初來苦無大得手處否則大肉鮮魚不妨與爾等夜夜酣歌達旦矣一捕掀髯起曰君自來遲失一好機會耳如早來此則去冬某人所齎婚費何至盡裝入他人橐乎言未已一丐在旁微笑捕即飛一觴至曰爾笑有因得毋某人事爾爲之乎果爾亦可人也丐曰我何能爲但幸得少分其所有耳諸捕聞此言喜甚然恐機洩致此丐遠颺亂以他語而罷次日入署告知雅堂並請傍晚來捕此丐至晚諸捕復與

丐轟飲捕者突至鎖此丐去雅堂坐堂上鞫之初猶不承而諸捕已易衣而出告之曰昨爾言云何顧不實言之甘受公堂刑法乎丐乃曰去冬我獨卧閱武廳見數人共縶一人而搜括其身邊所有以其係武進捕快不敢聲張事畢潛尾其後伊等欲滅我口遥擲佛番一枚與我實未與同謀也雅堂立捕武進捕快至一訊咸服乃抵之法卽丐亦從未減而厚賞江陰諸捕諸捕旣領賞遂往城隍廟演戲三日酬謝卽欽鼻而去

老捕　　志異續編

有行商被盜殺死不得兇手邑令嚴比捕役務在必獲諸

捕不得已公將一退役老捕緝訪一日坐河邊茶社見河中一舟過老捕曰盜在是矣速捕無失旣而堂訊果然諸役不解其故老捕曰吾見舟尾曝一新浣紬被青蠅羣集凡人之血跡雖浣去而腥氣終不能除蠅之集也如是之多非殺人之血安得如此且舟子縱富不用紬被紬面不另拆去連布裏一同洗濯其爲盜之明徵一望可知諸捕役齊拜服

重賞緝盜　　勸戒近錄

屠琴塢倬錢唐人以庶常宰儀徵嘗語人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然有時出人擬議之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計之

中記得庚午冬月儀徵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夜出瓜洲大江三更入儀徵境被盜余連夜赴舟踏勘卽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水手可疑者三人帶回署中鞫訊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卽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邑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後捐貲自募健兒數十輩遇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而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太平南至蘇松杭州迄無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沭縣濟甯先後獲四人又於直隸武清獲二人甫被縛而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方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崖先生至停輿查詢命

中軍協拿眾始散於是招解到省蘇臬發首府督同首縣覆審長洲某公忽欲改盜為竊寬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飛札調余晉省會審蓋案情甚重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咸咎余辦事太拙本來有級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礙今以兩年之久往返數千里重賞跴緝賠累至二千餘金案雖破反致獲咎奈何余笑曰人人能似余拙天下可無盜矣遂赴省會審相持一月未決同官有爲余二人調停者謂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處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爲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矣余次日即以此情面呈

於大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咎余案情既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遷就乎余笑曰曩盜犯到案即伏以盜定案是盜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書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過堂盜仍吐實臬司大驚復照原招定案

因别案雪寃　　宦遊紀畧

鳳陽縣招解刼奪李貢才銀物盜犯十三名到省柏臺委余鞫問提訊各犯俱順供無異詞余細閱贓冊衣物行李

甚多有刀一口尚無着落心疑之會靈壁縣詳解劈門入室殺死事主解士學一案盜犯武老漢等十名亦委余鞫審提問亦順供盜首武老漢狀極魁梧余以言挑之曰汝知汝罪名乎曰斬余曰寃枉乎曰我殺死事主與之抵命何寃之有余曰以汝這條漢子至壽春鎮當兵何愁不做官乃竟爲賊乎該犯俯首流涕深自愧悔復問汝既爲盜豈止一次所爲從前之案盡行供來答曰無之余曰豈有一次卽被獲之理該犯供曾盜牛馬數次鳳陽縣鎖繫石墩後任放之余曰此小事耳要如解士學之重案也因爲開導之曰汝僅有一腦袋卽三五案不過這一個腦袋我

亦不能於汝現在腦袋之外更要第二個腦袋也汝若隱匿不言將來汝正法後汝所犯之案地方官各顧處分必亥拏他賊嚴鞫設若誣服必問死罪是汝寃枉他人也枉死者至陰司必問汝曰武老漢你做的事將我問罪你要還我的腦袋是汝今生腦袋已砍去來世又要砍一腦袋還人是真要第二個腦袋矣汝何不一一供出不過現在一個腦袋三案五案俱完結了將來一月之後萬惡皆除安知來世不爲一好善男子何故隱匿不言耶該犯甚爲感悟卽稱去年五月內曾糾夥九人在鳳陽縣劫掠過客銀兩若干鋪蓋衣服等若干余詰以贓如何分據云得銀

一千五百兩因我爲首糾夥分銀三百兩其餘八人各分一百五十兩其舖蓋等物各人酌分不能記憶件數惟窖有一刀甚佳我攜歸存我弟武老二處弟現在靈壁縣城開屠宰店余得其情密回柏臺馳札前往該縣取出贓刀並獲犯五名訊供如繪贓給事主領回鳳陽縣之案始定其招解之十三名皆係被刑誣服概予省釋

仇誣盜首

余在廣州府任曲江縣盜案首夥十四人發審後解經司院提審無異牌示次日卽將首犯正法昏暮時忽接陽山縣周□□□□稟云拏獲盜犯某審出曲江縣解省刦案係

伊爲首緣聞此案先經解省必發府審辦移查不及故遣家人解犯來省聽候提質余將解來之犯另置一處一面於司監提出曲江全案人犯復加細訊而假首犯仍供實爲盜首復隔別研訊內一犯供語參差因究得挾仇誣陷實情余曰一犯挾仇他犯亦皆挾仇乎據供同夥之犯因本人已認故不復與辨復訊首犯仍矢口不移余謂衆犯曰現在首犯旣假眞犯爾等認得乎衆犯曰伊爲首糾約爲盜如何認不得時已四鼓矣旋提陽山縣解到者與十三人質認同指曰此眞盜首也前認盜首者不禁放聲大哭問以何肯自誣訴云畏刑不敢翻供今得再生矣蓋曲

江令曾用重刑故也天曙卽赴臬署呼門稟見備述前由自認審錯處分其爲首者今日斷不可斬臬憲明名山後任刑部尙書曰我與同咎旋同請見撫憲董名敎曾諡文恪撫憲曰二公不必着急我亦有錯當卽知會督憲越日復審定案釋假者而誅眞盜焉此稟遲到一日假首犯已正法矣雖悔何追周令之功偉哉余服官二十餘載從無乞求上司事因此案周公辦事識大體爲乞院司各憲皆應許之迄閱十年而周令猶困於封川小縣也噫

輕釋盜首　　宦遊紀畧

霍邱縣尹陳之撰解縣民某被劫一案盜首胡選連線被

二件到省委余會同首府審訊賊經主認胡選供同夥八人伊爲首八人內有王大王二之名首府曰此案我昨日復問竟是誣良爲盜余曰何以言之首府曰贓不確是日提盜復審首府將事主掌責二十事主不敢認贓次日同見柏臺首府謂胡選爲良民贓證不確柏臺信之余曰此案辦監候待質爲妥萬一同夥者他處拿獲又供胡選在內將若之何胡選不可釋也柏臺不從余曰胡選果釋放某不敢辦此案遂改委候補某刺史安慶某別駕同訊焉時陳令已陞壽州遂被參革職捕役五人治罪胡選釋放矣嗣接河南來咨某縣獲盜王大王二供出曾在霍邱縣

劫搶某家首犯胡選糾約去的幸胡選猶未走遠仍拿回收禁制憲提犯至下江正法桕臺鐫二級首府及同訊二公皆鐫五級陳壽州開復捕役釋放使余畧爲贍詢亦星誤其中矣

女塚再劫　　志異續編

何福四川富順縣人父早逝母曾氏兄何祚以販絲爲業聘邑曹氏女福年十六丰姿儁美尚未有室讀書頗有文名家畜一猴能解人意戲穿兩耳飾以銀環呼猴美人則至一日誤杖斃之何福以手撫摩惋惜不已猴忽甦四顧作人言曰此是何處復顧何福叱曰汝是何人敢近我側

福聞言驚走奔告何祚同持杖向前喝曰汝是何方野鬼敢至此爲厲猴搖手曰勿爾我艮家女也語未竟自顧手足驚曰我豈墮畜生道耶遂捶胸大哭何母曾氏聞之出視猴向曾氏稽首曰阿母救兒兒本艮家女已許聘某氏因惑游語竟議退婚父母氣極不容置辦忍心絞殺兒兒欲赴冥王處訴寃奈黃沙漫漫無路可投遂任足所之不知去家幾何里因足傷被跌不覺身在此矣曾氏曰寃哉請問尊父母姓名里居猴泣曰事已至此安可貽父母羞何祚紿曰吾能爲汝伸此寃但必得姓名里居方可猴曰果爾尙復何惜兒父姓卞名方直母漢氏世居自流井年

俱五十外兒年十七名婷婷幼許張姓名雄才者之子張故多財且有勢素慣傾陷人久嫌兒家貧夙有悔意昨不知何處拾得淫詞數紙誣爲兒筆執以退婚父素剛正愧恨之極不辨真僞逼令兒死死不足惜詎知死後竟爲異類彼蒼者天此恨曷有既極言已大慟何祚曰汝被殺係何日事猴曰今何日矣曰十五曰此十三夜事也祚曰汝且少安猴亦向曾氏細問曾氏曰老身曾氏指祚曰此長男指福曰此次男猴曰兒既墮畜生道願終身侍阿母左右可乎曾氏頷之何祚與弟密商曰此卞公女魂所附也事之有無未可知其家去此僅數里其死僅兩日盍至伊

鄰一訪何如何福依言往訪不誣知是日已葬且知墓所歸告何祚祚曰夙聞是女姣麗能文死誠可惜今夜可攜此猴至墓所潛發其冢破棺出屍置猴屍旁或可回生則幸甚於是謀諸母轉與猴謀猴曰願與阿母同往曾有難色猴曰身雖異類心實未昧以平生足未出門之弱女一旦貪夜與男子同行竊恐足欲行而趦趄矣阿母如不同往甯終死不從曾感其意同至墓所何氏兄弟畚鍤備施須臾棺見及開棺女面如生攜猴至屍側問曰汝識棺中人乎曰不識曰此汝本身也急用力撲去可復生不則終身爲畜生矣猴聞言向屍猛撲何祚乘勢用鋤在猴腦後

一擊鮮血淋漓應手而斃及猴斃而女甦逡巡起向何母盈盈深拜復拜何氏兄弟曰荷郎造恩此恩此德終身難忘拜畢侍立母側母曰此去娘子家不遠送娘子歸可乎女泣曰父母不以我為子矣兄父性剛直極難挽回去必不免徒受苦耳母曰然則同至寒舍何如女泫然曰兒方寸亂矣不啻懸旌游絲但偷生母側終非長計請代覓一清淨尼菴長齋佛前於願足矣母曰此地非久談所娘子既不願歸且同至寒舍徐待良圖女指死猴曰此亦兒過去身也願以兒棺衾葬之母曰善猴美人得所矣於是仍用土掩築如故四人月夜緩步至家母與女商曰此間密

邇尊府恐招物議老身有女適成都城內打銅街王姓上有姑魏氏孀居年五十餘僅一子吾婿也可同至伊家暫住終當竭力以圖令骨肉團聚也女曰阿母之命敢不敬遵况兒亦非坐耗者即至王宅針刺亦可過日但兒從此皈依佛法矣願阿母始終成全之母曰且至王宅再議於是賃輿同至成都告以故魏氏親愛視如己女曾氏不時往來瞻覗屢欲爲次男何福求婚而難啟齒遂託魏氏作冰人魏氏微露其意女正色曰兒抱不白之冤抑鬱以死蒙曾母再生恩得不墮異類粉身碎骨不足以報但所以隱忍偷生者欲懺悔佛前冀來生免沈淪耳如阿母議則

與淫奔者何異乎何氏亦乘間力勸女曰賢姊之言非不愛我但此心何以自白從今後請以一蒲團地爲我終身局急持剪剪髮及何力救已剪落一手矣母聞之解慰再三曰以後諸事惟娘子自主愼勿再爾致曾母聞之議老身逼娘子落髮也於是日則刺繡夜則誦經求婚之議息矣先是張雄才多養無賴子以爲爪牙動則嗾令欺害人有熊大者張素所養同妻伍氏常在卞姓家往來者也日以賭博爲事一日賭負計無所出憶卞女死時妻所共殮云衣衾頗不菲不覺賊性頓起遂乘夜挖卞女墓及發棺惟見紅綾被裹一死猴異之私議曰是女固未死郎取被

仍拖好墳土而遁次日持至當店質錢當主曰被上何故
有血跡恐來歷不明不敢漫質熊大曰此主人物也因家
猫竊殺雞被上主人擲杖殺之血跡污被主人嫌穢賞我
因乏錢暫質耳當主細驗果非人血遂立票與錢一千文
去當爭議之時卞芳桂適在側芳桂者卞女之兄也見被
似妹殉葬物疑之及聞熊大言遂置不問一日卞方直與
張維才遇於某家片言不合張故摧辱之卞不稍下幾致
揮拳經眾勸散張歸告熊大曰卞奴可惡汝可多領數人
登彼之門破釜毀壁再尋隙與伊搆訟必令卞奴家敗人
亡而後快熊大曰不須欲算彼易易耳伊女實未死前所

葬者乃一空棺以此控彼何所逃罪張曰爾何知爲空棺熊曰前殮屍入棺時賤內在彼當覺衾中非屍歸來告我今賤內雖死言猶在耳不然此何如事而敢妄言如棺中有屍我甘認罪張遂以以生爲死貪財改嫁控官庭訊時張以熊大聞伊妻之言對力辯爲空棺卞懇開驗及開棺惟見一死猴後腦破裂雙耳飾環猴外並無一物驗畢官得張姓賄賂遂不直卞押令交女卞子芳桂思熊大當被之事疑張竊屍栽害遂以某月日見熊大當被之事告熊大情急以實告張囑令認爲己物張如其言卽賄囑某成衣工認所手做卞亦取原成衣工對質各執一詞訟二年

餘不能結後有侯姓者蒞任閱牘疑之謂卞姓郎以生爲死亦必殮以衾裯掩人耳目豈有僅以一死猴入棺之理况死猴頭破熊大所當之被適有血跡而血跡又驗非人血其被爲棺中物無疑熊大以死妻之言挺身作證恐不可信焉知非郎劫墓賊乎惟劫墓必不劫屍張果勸熊竊屍何難並殉葬之被滅迹胡又任熊大質錢自取敗露其又僅存一死猴者何意此中殊難懸斷耳因置兩造不問惟嚴訊熊大果自認劫墓不諱堅供棺內並無女屍僅被裹一死猴云云有一老役頗有心機令喚至內署諭曰我觀此案疑竇在猴若能訪實爲誰家之猴則案情立明况

此猴兩耳飾環尤易物色爾心中亦有所疑者乎老役曰去此四里餘有何祚家畜一猴雙耳有環呼爲美人能解人意當時開驗見猴耳有環心疑爲何氏之猴及往查何家而猴固在第覺不似從前之甚解人意爲可疑耳緣何祚因杖死猴後卽另市一猴亦穿兩耳恐猴忽不見令人起疑也令又問曰此外尙有可疑者乎對曰伊母孀居平時不輕出門近極一二月必他往往必一月始歸此亦可疑令曰伊有何親現住何處曰有女適成都令曰得之矣汝可潛至伊親左右密訪如有的音當卽飛報役承命去逾數日回報曰伊親王姓家不知何方一女子每夜誦經

令曰是矣卽行文關提果係卞女一訊而服盡得其始末令問張雄才曰卞女剪髮明志誦經供佛其爲幽貞可知爾淫詞何處得來張猶狡賴後施以刑乃實供曰白衣尼菴有金剛經一部係是女手書因請人仿其筆法作淫詞爲退婚據也令聞言大怒卽將張雄才重責四十枷號三個月熊大照發冢例問擬當見何福溫文爾雅卞女端莊秀麗遂將卞女斷配何福卞方直及何祚俱免議

閒談消夏錄

竊珠釀禍

江陰賈行芳字士香邑中名士也家素不豐而清介自持不可干以非義一妹名荃字心香容華絕世性端靜工吟

訴兄嫂感愛之年十六字同邑鹺商江氏子詩濤將追吉期有賣珠汪嫗者以珠往售焉女爲市數珠兼出奩中珠數十俾紮一珠鳳嫗紮畢女酬以值而去適其嫂以鏡奩來倩爲描樣見几上所紮珠鳳取視之訝曰此卽汪嫗所穿者耶若輩原不可許其入門妹今受其欺矣女就其手中諦視乃知珍珠早被換去懊恨無及嫂還以語士香後士香出遇嫗於門拒之且詈其不識廉恥嫗慚而出旣以老羞成怒徑至江氏譖於江母言女嘗令其同里金嫣傳書某生頃聞其已有身矣昨故以賣珠爲名探其信否不意果如所言母聽畢以告江翁翁將信將疑數日有女僕

引一賣花媼入問其姓即汪媼所謂金媽者也諸女競與市花已皆散去母從容詢及賈氏之女媼爲縷述前事與汪媼所言如響卽令女僕請江翁至證其事於是決意離婚竟造媒氏擲以庚帖俾返璧焉時媒氏亦聞人言藉藉不敢與爭遂以致賈生生駭絕問故媒氏微露其情生怒擲其帖於地而入媒氏不得已返白於翁翁遂控於官以金媽爲證生亦赴縣申訴及對獄生詞氣激切令不能屈諭之曰汝姑退明日挈汝妹偕來聽質可也生歸以商女且曰奈何使吾妹摧殘至此女慨然歎曰妹自蒙兄嫂撫愛嘗思勉企郝鍾以慰父母於地下今橫罹此辱尙容姑

忍乎妹志已決兄勿惜也語畢痛哭達旦草草理妝衣履盡易縞素拜其嫂曰妹薄命不及與嫂相守以終負吾嫂矣嫂此時但有揮淚亦不復辨爲何語而女已從兄登車去矣比至指天誓日清辨滔滔令曰此事證據確然何容強辨命拶之女曰慘酷之刑弱質不堪勢必誣服誣服不如死老父母奈何忍以誣良殺人乎令乃趣喚穩婆至引女至別室驗之出而稟曰所驗賈氏孕已四月與金氏言正符令大笑詰女曰今汝又何詞以對女對曰不然妾謂不如老父臺親驗之信也言未已袖中出佩刀解衣直刺其腹剖未及半而身已仆士香趨就女手取刀刀破至小

腹腸胃俱流投其刀曰老父臺請驗令急呵止已無及矣生於是控上臺覆驗定案江翁及汪氏金氏皆論斬邑令以得贓枉法論絞而以賈女建烈女祠祀焉

翁劫媳棺　見聞續筆

文登陳叔耕茂才云梁心芳先生爲安徽臬司時曾結一獄有思錦心拔貢生有才無行子某孝廉也娶婦賢而多財伉儷甚篤年餘因疾亡故報其母其母痛其女夭傷其壻貧無資應春明試又知壻父無行恐用女財將女所遺首飾納諸匣中聲言殉葬將匣私授其壻而壻父不知也孝廉停婦棺於後空屋中束裝北上應試其父知其棺內

多藏也倩無頼數人開棺索無所得匪人鬨散其父不能釘棺遂置不理其子下第歸至婦柩前駭見棺啟急告其父鳴官將檢尸其父謂子曰婦年少不可暴露可求免相子道父命稟官免相只求釘棺捕盜數月無耗其父急欲結案謂縣令曰媳有婢吾見婢有首帕棺中物也令置婢獄中株連數人多斃者將以婢議抵矣梁廉訪目擊此案心知其寃欲出之令不可撫軍陳公曰當檢尸時見其首有帕否令以其子求免檢對陳公曰一人不能用兩帕尸首如有帕則婢寃矣如無帕疑其婢可也將棺提省親驗首帕依然始知婢寃思錦心忽貌若狂自言是我因財起

見以至成此大獄遂議抵罪旋死獄中其子在家聞父死亦自縊陳公欲參此令令哀求獲免遂以婢嫁思錦之少子案乃結

瞽者竊錢　　蟲鳴漫錄

有瞽者與販者同宿旅店竊販者錢五千次晨相鬨鳴官官飭提訊問販者錢有無記認販者曰此乃日用之物有何記號問瞽者對曰有記吾錢係字對字背對背穿成驗之良是販者不服官命瞽者伸手則兩掌青黑銅痕宛然其爲摸索一夕而穿無疑乃責瞽者而令販者取錢去

鬼控官幕　　蟲鳴漫錄

有某令奉檄權一邑錢友乃舊好刑友爲新交信之未甚深凡爰書之成皆就錢友而質焉錢友以各有專司且素稔刑友才有所質輒頷之而不加察適有一賊案贓逾貫而刃傷事主乃前令獲犯訊供通詳者刑友以贓逾貫例擬絞而不勾卽刃傷亦自割襟帶圖脫誤戳所致且事主傷已平復仍照原詳招解令亦以前官審定不再研訊惟允犯以不死令其勿翻原供而已府司過堂無異案遂定越年餘部中釘封文到刑友頓足大悔令亦駭然及升堂提犯就縛犯大呼曰事主之劃傷乃奪箍時爲銅片所劃我何嘗執刃乎然已無及押赴市曹決訖後數年令已別

補他缺刑錢二友偕往忽夢中同爲人拘入冥則犯已控於省城隍矣示以籍令及友皆俯首伏罪判擬刑友草菅人命應抵論斬錢友含混誤事決罰二十令以失察批頰者五事主早故判令來生報復斷訖各醒令旋病齒漏月餘落其一方愈錢友患腿瘡骨如欲折不能履地者經年刑友患落頭疽半年首落而亡甚哉治獄之難也

蟲鳴漫錄

誣控殺父

永新民某父子同居廢廟中父已七旬不能任負戴子傭爲木作居村肆三數日一返致菽水焉廟在深山四無鄰舍忽一夕門未啟而父被殺頭顱有鐵器傷不甚重徧體

煙薰焦爛地上置殘香一束燼其半破被一捲棄牆陰他物具在無所失次晨適子歸省大呼不應排闥入見其狀鳴官詣驗察其情不類盜姑命掩尸而囑附近紳耆代訪踪跡月餘邑舉人李英投牒言子自弒父詰以何由知則曰近村傳說某父有積蓄十數緡存富家子欲取回作取婦資父不允而勃谿曾有見之者訊尸子果有是事詰其曾取錢否則曰父殺第三日已收回矣益信李言不謬窮治之九死一生勢將誣服一日正鞫訊閒隸獲他案賊至令尹訊畢命付獄賊回首見某子詫曰爾在是乎爾父積錢不散致被殺爾又將枉死矣令奇其言詢之賊備吐實

云聞某父有積貲獨宿孤廟約二三同伴踰垣入冥搜未得竊其被而出某適醒素與我稔熟見之猝然日是爾耶我懼其洩也呼伴回伴卽棄被返我以鑿擊其首伴以香火燒之火毒攻心而死我數人卽越垣遁不意復累及其子也乃釋某而置賊於法後某以李誣已幾遭極刑上控李議褫衿

縮骨換形

香飲樓賓談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兒自檐際飛墮約八九齡雙丫髻紅綿襖袴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穉以手掖之忽攫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條脫巳

不知所在矣夫人愕眙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徧處跴緝絕無影響因浼人至相國第緩頰夫人曰條脫細物失可弗論第此等人不亟翦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所係匪淺速獲以報不則將貽書相國糾劾立至矣令憂懼莫釋嚴比諸捕勒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辭役已久僉謂非此捕案終不獲令邀之來以緝事爲託捕沈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賊四川峨嵋山有盜藪其人皆能飛走檐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踪跡庶可任爾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繚曲林樹陰森深入數里絕尠人跡方遲徊

閭見一樵人擔薪而至視其擔則鑌鐵鑄成者異之因託問途相與扳談樵人察其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案某頗聞之但其人猝不易覯必先見主者捕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爲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陟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里忽見繚垣高聳門闕歸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聽事中堂一人若王者狀高顴捲鬚貌甚雄偉捕長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游戲事爾官甚糊塗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案不獲官以考成爲憂王者曰若爾亦甚易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諸其家

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卽有一人應聲而出亦虬髯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偕其人辭王者出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迂緩不耐相從逆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闉側相俟幸勿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懟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令聞盜已獲甚喜排衙坐堂皇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毋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釧騰踔而逝令大驚急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眾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檐際下以絛脫擲夫人懷倏忽間其人已杳相顧失色捕

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案已了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麗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抱中物而又習换形法妍醜老少皆可變易非幻術也拱手而去

泰州寃獄　　香飲樓賓談

泰州某媪家小康夫死遺一女年及笄贅壻於家女夫婦事媪甚謹里黨無間言媪有弟飲博無賴常稱貸於媪稍不如意輒拍案怒詈謂厚於壻而薄於已媪與女皆白眼遇之一日女早起見母室雙扉豁然呼之不應入視之則母已爲人殺死血流滿地駭極而號急呼壻告鄰里共來

審視不知何人所戕也媼弟適至素嫌女且覬其貧遂指爲女夫婦所殺鳴之官州牧王公拘二人掠治極口稱寃復以嚴刑訊之女夫婦不勝其痛遂誣服女淩遲壻亦論斬鄰里咸知其寃然畏媼弟孳陷莫敢伸訴也踰年六合縣獲盜招承此案官以殺人不劫財爲疑盜曰初入室欲行劫爲媼所執不能脫遂刃之知別室有人卧恐爲所覺故逸去六合與王牧有連馳書白之王以誤入人罪例應問抵驚悸欲絶陰囑令斃盜於獄而諱其事然每憶此案神色慘沮睡夢中若有人披髮叫號與之索命不數月遇心疾而卒而女夫婦之寃終不雪

棺儲盜贓

香飲樓賓談

武進莊氏兄弟三人孟與季俱列武庠虓暴無所憚閭里側目人以莊氏三虎稱之時邑中多盜富室以劫案控者指不勝屈令嚴責捕役收妻子入獄勒限以期必獲而盜蹤杳然捕頭某謀於眾曰劫數之多由於窩藏之家莊氏兄弟素豪橫羣不逞日盈其門或爲逋逃藪吾將偵之一至夜登其屋伏隱處潛瞰其所爲見室中燈燭照耀如晝數人憑一棺若視含殮狀而皆嬉笑無戚容亦無婦女哭泣聲心甚疑之次日僞爲丐者乞於其家見新棺方加髹漆私問其僕曰此亡者爲誰僕以莊氏之叔對訪諸其鄰則

半月前果歿一叔其棺已厝諸野矣顧以白令令督兵役
而往莊氏兄弟衣冠出迎令問所停者爲何人柩莊對如
僕顧請開棺驗之莊曰屍斂已久無故而發罪孰承之顧
具狀認開棺罪遂共啟視則皤然一翁也顧大駭令逡巡
欲避去莊兄弟共毆顧且將及令一室沸然顧念罪名既
不能逭而屍終可疑試揭其衾見金銀充牣其內蓋首則
真首而衣所覆者盡黃白也莊兄弟相顧無人色令飭兵
役擒之訊以刑則棺中所有者俱盜贓捕急無可匿適有
叔病歿因斷其首置諸棺以防開驗而所厝之棺則僅存
其體焉獄既具復訊出劇盜十餘人悉獲之與三虎駢戮

於市

大門改犬　冷廬雜識

官府案牘有更易一字而輕重懸殊者吏胥每藉是以舞弊惟通州胡大宗伯長齡之封翁嘗改一字救人之生可以爲法封翁嘗爲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衆自大門入已定讞矣翁知衆犯因貧苦偶作竊非真巨盜言於官曰此到案而卽承認盜情必非久慣爲盜者今首從皆斬似失入矣官以上司催迫不及更繕招冊爲辭翁請於大字添一點爲自犬門入且言某仰體公好生之心並無私弊官悟而從之一舉筆間而拯十餘人之命宜其食報於後

客盜同獲　　　驚喜集

張午橋太守丙炎之涖廉州也以勤慎著事多親提一日鄉民以獲盜十餘聞及訊則此盜指彼盜曰爾盜也我被盜者也彼指此亦如之鄉民則曰皆盜張疑之及覆訊忽有以刀傷事主報者姑置盜而詰被盜狀其人熟視羣盜忽大喜曰刦我者固在是耶又復大哭曰昇我者亦在是耶苦爾矣張益怪之回視羣盜或面壁不作一語或哭呼曰客人救我客人救我張細詰之被盜者曰某廣西人同賈三輿人十指盜中一人曰半途遇若若曰我孤客畏盜願偕行憐而諾之及至深谷若忽鳴洋鎗一而羣盜四合

同賈皆死我被傷倒地獲救今幸遇若天也然輿人何以至此張因訊所謂輿人對曰盜既戕賈客因冒客而脅昇之鄉民見捕盜逸過半今真盜祗三人耳張復訊三盜皆具伏乃決盜而縱其餘以貨歸客重賞鄉民

鬼書生　螢窗異草

故明成化中商州民有行二者忘其姓氏以負販爲業晝出夜歸獨行無伴侶豺狼鬼魅畢不關心一夕歸倍遲時正深秋白楊風起道旁叢塚忽聞書韻伊唔隨風聲而上下訝之曰予日夕過此未見一瓦一椽此誦聲胡爲乎來哉心知非人乃大叱曰天青星皎何物死魅敢在此作聲

驚我行旅會須以老拳飽之語未已其讀忽輟須臾非烟非霧出自塚中因伏於草間覘之見有人如書生博帶峨冠言曰宵深路僻不宜猶有行人適聞吠聲似怪予呫嗶者當以火燭遠呼曰徐家可速將一炬來卽有火光自墓內出則一少女持碗燈而來心竊異焉書生語以故將肆冥搜忽聞少女笑曰子欲人斯人至矣何反震驚如此書生亦笑曰卿言良是乃徑趨蓬顆呼二使出曰君旣不畏吾輩何爲匍匐於茲幸卽出一相見二果起立拱揖謝曰歸途過晏忽聆清吟竊疑揶揄我者不意乃士林君子讀書以消此長夜予囈語唐突萬勿苛責是幸書生又笑曰我

輩何人豈能爲祟君似不免多慮雖然有事敬求亦不虛此一遇遂揖二同坐於林下始自白其由來蓋書生本襄陽人氏商牧某公其父執也書生以小試不利心竊憤懣將赴北京援例以冀科名故迂道過此思飽猪肝以望雲路惟因少年行邁未免裘馬甚都乃爲奸人所覬覦至此林中天已昏暮方將疾驅赴州治一時伏甲盡起書生與二僕遂皆畢命路側某公固未及知也賊慮捕盜者蹤跡遂潛啟窀穸納屍壙內方始瓜分而散書生指少女語二曰此子卽予之地主生前亦遭妒婦身死先塟於玆余與之邂逅九泉見其深嫺風雅又復同病堪憐甚相愛慕兩

美旣合兼之同穴但乏之斧柯抱愧鵲鵲今得君可以赤繩對繫矣言已又起長揖二敬諾因詢其何以主盟答曰余有控牒一㡌內言某與某願爲姻契卽署君名言爲作合祈君代焚於城隍司則無媒之嫌可免矣外有白金二錠係在腰橐深藏者浼爲置材一具暮夜來此啟塚出屍將予殘骸入櫬與若人同厝於斯予當數世不忘是恩未識君肯援手否二一一力任無難色書生乃出金與牒再拜而付之然後與少女和燭而滅二亦目眩移時四野蕭森懍不可留遂懷金亟返至家視其物粲然白鏹眞金也乃笑曰癡鬼以此與我將以望棺槨之美與倡隨之樂乎開

壙者死人誰不知予不任受功亦不任受過得此生殖足矣其他何恤焉竟私其金不為市櫬又匿其牒不以焚蓋當受金時貪念已萌旬日金將用盡仍出負販途遇州役繫之去茫然不知其由至案則積賭某某咸在二曾以鬼金償其債尋變為楮故以妖妄訟之耳二初不肯承及證佐昭然乃不能諱因述其金所自來官怒其誕將笞之忽首者一人張目直視大呼曰死襄陽某者即此曹某也公可加刑於二官聞之駭然蓋即書生所云父執者初知將即至心甚喜曰使人迎候於郊已而寂然方以為疑至是聞其死敬大驚亟詢其狀對曰詳在牒中二實執之我城

隍司之急足隸也不能緬述請即退言訖其人頓仆官視羣小皆變色乃佯笑曰鬼何爲者此二以妖術遣之耳命將二另錮一室以犬血厭之明日當嚴鞫實則陰使之取牒也衆果心安官又語之曰事未能白汝曹亦不可返盍居此俟償爾金亦命散禁於堂側而潛以健卒邏守之夜分二二始以牒至官視之非婚牘而實血狀歷陳劫殺之慘不勝勃然亟升坐令役往械各犯多在夢中驅至庭毒加拷掠乃盡服無一漏網者案既定官乃親往起其屍面色如生時猶未朽因二二言盛其葬具與女柩同厝於一塚既竣始判令二二歸

盜太守　　勝國文徵

崇正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雷州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并沈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眾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僚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則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詰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此吾旦日飯守而

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捽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共格鬭胥遯去僅獲其七獄具論如律械送金陵殺之

治刼盜議　　　鄭振圖

古稱亂絲必斬亂民必誅然不得其緒而理之絲可得而斬民不可得而誅也漳泉搶刼由來舊矣而漳甚於泉今知所以治漳而泉亦無弗治夫漳民之行刼也始則郊坰繼而城市茲則直入衙署矣始刼貨物繼而地丁茲則顛越官府矣刼徒雖眾必有爲之窟穴者爲之綫索者自烏

鴉金破案而役之惡彰自高連升破案而兵之罪著役兵勾結而奸民附之官之左右皆盜也弁之左右皆盜也明火執仗而來結隊成羣而去其來也重關疊柵如入無人之境其去也明目張膽毫無失事之虞且苞苴之多寡囊橐之盈虛一一皆灼知其數此而不治得毋木偶人乎生童之應試也防護皆撥兵何況行旅單丁之來往也被擒皆勒贖何況貲囊此而不治尚謂有王法乎且劫與鬬互爲其根者也劫不能治何有於鬬今之治者比差役而已設防邏而已其事與出關移立賞格同一具文而非要領之所在歷考前史如蓋寬饒趙廣漢之治京兆發奸摘伏

如神朱博之治渤海韓延壽之治潁川虞詡之爲賊縫衣李崇之令村置鼓捕盜方略雖難僕數未聞束手無策坐聽考成者凡治盜必先自近近莫近於城署矣有鎭道有府縣有丞倅以下諸員兵役累千數乃入重門如帷闥掠公私如取攜視百職庶司如兒戲蓄積年以來未聞稍失利故玩而横横而無顧忌此正奸徒授首之秋也今之防盜者欲麾之使去耳吾意欲招之使來將欲治之必先誘之也擇形勢之地使人攜百金入室故露囊以示之漏夜數十刻劫者必至既至而室中之伏發市中之伏又發要隘之伏又發其漏網者幾何矣既擒而斬其跟肘纍纍然

蒲伏則一獄吏事也所難者設伏之人皆吾心膂耳平昔擇勇敢之夫撫之以恩信遇之以腹心累月經時驗其志氣不致爲賊用而爲我用則事密而力堅伏始可用則勝勢在我嘗試一二次雖夜關不闔不敢闖然入也內盜清而外盜亦漸散於是廣募間諜雜入賊中使其居址姓名狀貌衣服皆有暗記其入市偵探者邏卒捕之避居村落者發兵捕之以自首散其羽黨以購綫得其遁逃近而旬月遠則經年而城鄉之盜息盜息而鬬亦息矣蓋人情恆奪於先聲而奸頑必沮於懲創未嘗治之而以爲不可治則其勢愈張一遇創深則輩相讋慄而自爲恐嚇久久兵

役之黨不惟不與盜首尾並樂爲官耳目以圖見功自古詰盜止奸皆是術也若求其本則惟季孫之於莒僕臧孫之於邾庶其其言可思也已

審盜詳察　　李漁

強盜初執到官當察其私地受拷之形狠猾與否以爲刑罰之寬嚴詞色之喜怒若見其步履如常形體不甚跼促自當示以震怒加以嚴刑非此則真情不能吐露倘見有負傷甚重神氣索然者則宜平心靜氣以鞫之且勿遽加刑拷何也以其正在垂斃之時求生之念輕緩死之念重非責其供吐之難責其供吐必實之難也地方失事保甲

負疏虞之罪捕快畏比較之嚴往往扶同亂報見有踪跡可疑之人即指爲盜或係乞食貧民或往時曾爲竊盜者無論是非輒加細縶逼使招承痛加箠楚一語偶合又令招扳夥伴展轉相誣誅求無已及至送到公堂業已一生九死自揣私刑若此官法可知尙敢以口舌害肌膚肌膚戕性命哉初招一錯以後則以訛傳訛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正在此時不可不愼也霽威曲訊審視再三彼真情不露於言詞必露於神色俟其瑕可攻而後繩以三尺未爲晚矣凡此皆以保善良非以護盜賊惟慮其似盜而非盜故愼重若此倘信其果爲眞盜豈尙肯呴煦然以

詞色假之哉

禁竊究窩　李漁

禁强必先禁竊究盜不若究窩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小偷弗懲其勢必爲大盜故於穿窬之獲究之務盡其法無論贓多證確刺配無疑卽使偶犯贓輕亦必痛懲幽繫令親屬具結保其改過而後釋之倘以饑寒所迫一語橫踞於中草草發落是種大盜之根愛之適以害之矣至於窩盜之罪更浮於盜甯縱十盜勿漏一窩無深山不聚豺狼無巨窩不來賊盜窩卽盜之源也

禁私宰弭盜　李漁

禁宰耕牛一事是弭盜良方不知者僅以爲修福是實政而虛談之矣蓋大盜必始於穿窬而穿窬之發軔又必以盜牛爲事何也民間細軟之物盡在臥榻之旁非久於竊盜者鮮不爲其所覺惟耕牛畜之廊廡且不善鳴牽而出之甚易盜牛入手卽售於屠宰之家一殺之後卽無贓可認是天下之物最易盜者是牛而民間被盜之物最難獲者亦是牛盜風之熾未有不階於此者彼屠牛之家明知爲盜來之物而購之惟恐不速者貪其賤耳從來宰牛之場卽爲盜賊化贓之地禁此以熄盜風實是端本澄源之法而重農止殺又有資於民生不淺爲民上者亦何憚而

弗力爲哉

殺賊無抵命法論　　錢維城

立綱陳紀以整齊天下所以防亂也亂必自盜賊始故治之嚴治之嚴故民皆得自救而盜賊時時有可死之道憚於民而不敢逞周禮朝士職曰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軍其南門之軍言攻也攻一家一人與攻一鄉一邑同殺之皆無罪鄭康成曰卽今律無故入人家及上舟車牽引人欲爲非者殺之無罪是也唐律加夜字分登時拘執始失古義而其聽民殺賊則同夫保有身家安分樂業此謂良民國家所當保護者也衣食不足流離遷徙

此謂窮民國家所當矜恤者也若既不能保身守家又不能忍受窮餓小則鼠竊狗偷大則明火執杖此謂亂民國家所當懲治者也一鄉之盜賊不治則患將在一邑一邑不治將在一郡故律文自鼠竊狗偷明火執杖以至叛逆皆謂之賊盜賊盜之不可姑息也明矣賊盜之獄大而治之必有等差自杖六十以至於死此在官之法也若其事在倉猝則聽民自爲之雖擅殺止於徒其義有二其一謂良民能自殺賊不煩官司雖使天下無盜賊可也今治賊亦甚嚴矣以積猾之爲害也爲之鈐枷爲之鐵鎖無濟也不得已而徙極邊徙黑龍江非仍竊則盡逃耳其罪不至

死而治之法已窮則知聽民殺賊之自有深意也其二則良民者上所深愛今以盜竊之故而不得安居富者或有餘貧貧者止此升斗財與命相連忿激一時邂逅致死至杖徒而害已深不忍遷徙良民之身家以償盜賊之命也況以良民之命償盜賊哉捕亡律者乃官司勾攝人犯之律也其律有曰罪人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者絞死者斬又曰罪人不拒捕而殺之者絞而竊盜律亦用之曰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如有執持金刃戳傷事主者照罪人拒捕律絞蓋竊盜臨時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棄財與臨時有間故從寬至折傷以上絞此本以原竊賊於死

中求生也而事主殺賊遂有用罪人不拒捕擅殺論抵者原其故以因竊盜拒捕旣以罪人拒捕斷則事主殺賊卽以捕人殺罪人斷事若相當故類推之一因夜無故入人家條例分黑夜白日而不言登時疑無以處拘執而殺者故以捕亡律補之而其中有大不可者徧考律例絕無事主殺賊比照罪人不拒捕之文立法如此治罪如彼何以曉示愚民且因用捕亡律遂以原盜賊者悉移之以苛事主於是分棄財不棄財棄財與否竊盜自知之耳不能責事主以先檢家財而後捕賊也且財固有在於掌握而不能知者乎又分拒捕不拒捕事主殺賊至就拘執始科罪

此律文也天下無已就拘執而能拒捕者則拒捕與否事在拘執前何得復論又分持杖不持杖盜賊多兇強事主多良善事主之他物或不如盜賊之手足今以手足拒毆爲不拒捕何以服事主此類推者之非也律文夜無故入人家本一義例文分而爲二一黑夜偷竊是夜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內是入人家而非夜者於律文各得其半故不論登時與拘執而殺皆杖徒本非律義然猶止於杖徒者事主毆賊折傷以下皆勿論故雖至死止杖徒今以登時殺者杖徒拘執及不拒捕殺者絞則杖徒加一等卽失遞加之次尤可異者因共毆律有餘人於是毆賊一杖

良民百輕重倒置此補其闕者之非也說者特謂官司捕人何反不如事主搏賊不知官司捕人責在拘縛不拒捕卽非不服拘故治擅毆之罪事主搏賊勢在自救未嘗責以拘縛也且事主得毆賊而官役不得毆罪人雖兇至盜賊必驗無拷撻傷痕有則先治捕人之罪是官司原不得比事主非輕官司乃嚴捕役也或者有謂人命至重恐開擅殺之端不知竊盜固命良民亦命也與其惜竊盜已死之命何如惜良民未死之命且惡其擅殺者謂其不告官司耳告諸官司而僕僕訟庭吏役需費所失有過於竊者城市且然何論村野卽無之而廢其農時荒其執業民且

不堪又況事起倉猝計不旋踵乎或者又謂事多在黑夜易起詐僞不知案疑則治案不宜移律以就疑果情涉游移即當窮究根源分別謀故鬭毆又不得僅以罪人不拒捕顢頇了事也或者又謂盜固無論竊賊不至死而輕殺之彼特逼於貧耳夫不能使民各安其生不得已而爲盜賊此固在上者之責不特竊賊可憫盜亦可憫而不可以此責之民且牧民者既已不能使民無盜賊矣又以盜賊之故而殺民是益之責也夫姦所獲姦殺之有勿論者矣姦亦不至死也律有不得捕姦之人無不得捕賊之人捕賊固重於捕姦矣昔孟子論井田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古人懼事主之力或不足以治賊而責之於鄰里若併事主而禁之毋乃長盜賊之勢而奪民救乎考之於古稽之當今之律殺賊擬抵實無其文特以幕客無學支離牽合遂致數年之間習熟聞見以爲當然一二心知其謬者亦且强爲之辭可慨也夫

中明事主盜賊殺傷例案疏　　竇光鼐

竊臣於秋讞兩議時與刑臣陸續簽商其有關罪名出入者計十二案而盜賊事主之案居八如湖廣司唐成添殺死賊首張得衛一案則以臨時行强之賊犯而誤依竊盜未得財律擬笞以格殺賊首之事主

而誤依罪人不拒捕律擬絞如浙江司陳承貴等毆死兇郤元一案則以賊首糾衆奪犯殺人而誤以罪人拒捕論擬又直隸司賊犯劉老等拒捕戳死無名人一案安徽司賊犯楊德士拒捕刃傷事主妻女一案則皆以護贓格鬬殺傷事主之犯而誤依罪人拒捕科罪此皆臣據律簽商而刑臣已依簽改駁者又有山西司賊犯杜九思拒捕一案臣以賊首杜九思與弟杜九維棄牛逃脫事主並未追及乃聞夥被獲復轉回搶奪立斃事主與情急圖脫者不同簽商一次隨據刑臣簽復以爲棄財即屬合例臣亦即行畫

題矣又有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則以賊犯張永賢黑夜行竊而拘執毆打致死又有福建司事主蔡朝一案則以不知姓名竊賊掏摸財物護贓拒捕而毆打致死又有江西司事主黃魁成一案則以賊犯曾辛發竊牛拒捕而毆打致死皆應杖徒之犯而誤引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以鬬殺論律擬絞此臣與刑臣往復簽商而未有定論者謹按罪人追捕律本為官司差人拒捕犯人而設若竊盜臨事拒捕律有正條惟棄財求脫之竊賊及盜田野穀麥準竊盜免刺者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皆減等論擬

者也若賊人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則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惟在曠野白日摘取苜蓿蔬果等類始依罪人拒捕科罪以其爲物細微不同貨物不得竟以竊盜論也若盜持仗拒捕則官差事主鄰右均得依律格殺勿論而拒捕不持仗者在竊盜則有邊衛充軍之本例在事主則以毆打致死一語該之蓋以事主拘執而擅殺重人命也近來各省問刑衙門以罪人所該者廣多援罪人拒捕罪人不拒捕以爲通用活例又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皆以鬪

論遂於律應斬決斬候之賊犯致有輕縱而例得勿論及罪止杖徒之事主并擬絞抵半年之內已有數案臣各據本例與刑臣簽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誤出於偶然是以刑臣從臣之說易曹守仁等三案則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參差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難抑臣謹查夜無故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云防姦盜之釁故寬擅殺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鬬殺論不同者罪人已屬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輕重懸殊不得牽引其說

甚明若以竊盜拒捕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求之律例實無其文也臣再三商求其說不過曰人命爲重耳然人命之說不可以例賊盜蓋人命律內所謂謀殺故殺鬬殺共毆殺皆平人相殺也凡斬絞之刑欲使人勿相殺而已矣若事主擅殺竊盜則罪止杖徒非云寛事主也盜賊爲害於人生不得與平民齒死亦不得以平民抵而後人有所畏而不敢爲盜此弼教之深意也鄰右常人皆寄以捕盜之責而事主尤爲被害之人雖擅殺致死亦止滿徒而後人無所畏而勇於捕盜此禁暴之微權也盜始於竊而

甚於强防竊之入於强也故拒捕之條特列於强盜律內葢重之也若拒捕不持杖遂謂之鬬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漸無所忌矣去歲刑部議準蔣嘉年條奏內開賊犯持杖拒捕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鄰右俱照律勿論外有如攜贓逃走而鄰右人等直前追捕倉猝致斃抑或賊勢强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偷盜財物事主毆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夫所謂强橫不能力擒送官者卽拒捕不持仗者也在鄰右殺之得照事主毆打致死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更無加罪已有明文乃各

省辦理尚援成案以鬬殺擬絞者往往多有恐問刑衙門得以高下其手而法司轉難爲考稽臣愚昧之見仰祈

皇上特降

諭旨通飭內外問刑衙門凡遇盜賊事主殺傷案件一遵

欽定本例及議準新例畫一辦理則例案不致兩歧而盜賊愈加斂戢矣